

五



92490

誰說從來一死難 試看這室等鬧着  
 不是徐姬命久無 意不起鴛知不臥  
 一連數日請事畢 勇施任與祝公行  
 不男不女作何圖 巾幗安能舞一世  
 相待不如當日樣 房中不便爾同居  
 我惟枯木死灰形 表姐全不芳心介  
 飛鸞那主何能及 梁家嫂嫂亦非群  
 不如今算許婚 變服相依閣閣內  
 呂媿近日全然改 指雞罵狗好難聽  
 與彼房中鼓瑟琴 忽地一想便不得  
 爹娘未必得全生 苟延偷法真無恥  
 感他思入天牢內 不肯離婚另配親  
 一點靈根草草真 想來想去主意定  
 老爺又把銀差打 大禍看着是不輕  
 是禍是福未能知 只說留他為好意  
 惹得老娘性子起 送他殘生值几文

寄語天下男子漢 文姬房內鬧當呀  
 起鴛鴦日房中生 愧殺男兒七尺軀  
 說來却也我無情 幾回意馬心猿動  
 問境詢飢意更殷 嫌疑難辨女男分  
 你起鴛鴦 你起鴛鴦 良心  
 似此光景怎樣過 還相沾花折柳情  
 節表女子尤堅守 忽聽外面口燒聲  
 為此老爺逃出去 設計遊人救畜生  
 口中罵着連拍案 徐氏媳娘勸殺住

可憐一個熊鷄王 托腰咬指生常敬  
 心中暗想如何好 怨語愁容不住呀  
 他是婉語溫言勸 看他姣姿美十分  
 兩次三番方耐定 度日如年苦在心  
 何呀依作舅舅話 兄嫂一門家覆沒  
 可憐形影未相親 如今咬定牙根作  
 平空來入害吾門 一家趙那逃生路  
 榮榜做樣唬殺人 咳姐姐呀  
 公子思說淚不乾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安能此際就續交 且等回到趙王府  
 呂氏問言方位口 起鴛鴦時淚兩拋  
 慈面凶顏日日看 當面兒是金玉賈  
 呵呀父母盡書書 為甚將兒武曷疎  
 百美國兒取出看 看一幅兒呼一幅  
 人天各處神飛越 淑得一九迴腸  
 呵憐他肯近吾傍 豈想文姬衝妾姐  
 正在凝思生慘測 只見文姬緩步來  
 口中不住連連贊 妙筆書來却似妍  
 細觀紙形天天看 我着圖中八百个  
 畫上美人看不活 就是那鸞亦少緣  
 姑媽全家盡入監 蜘蛛西躲如萍梗  
 如何反不如前日 不與奴家共笑言  
 却教春色近虛鳥 今宵奴定將君伴  
 既來雅愛托終身 情好當須待一親  
 錦被方透二雙門 此是衷懷今上啟  
 呵呀說得少年春 一十光陰一寸金  
 老人心兒敗了花 起鴛鴦此一番說

擇吉良辰共一房 擇吉良辰共一房  
 你呀又親難逃 你呀又親難逃  
 今日手無縛雞力 真是丹青絕代筆  
 想去年劍將吾趕 咳天呀望鸞鸞鳳  
 挨肩執手竟呼評 咳天呀望鸞鸞鳳  
 今宵真真上泥瓶 咳天呀望鸞鸞鳳  
 只說春光又關位 誰說春光又關位  
 誰說春光又關位 誰說春光又關位  
 誰說春光又關位 誰說春光又關位

開得人知禍又招 狂聲吼語朝朝受  
 衫大裙長舉步難 自語自悲多一會  
 不料今為參軍商 幾次上前身又退  
 哭而廉恥重聞房 挨即坐下伏即肩  
 不肯番渥王軟却 咳罷呀呀非但這  
 秋兄出使歸無日 禮合同床共枕眠  
 為甚更君不肯拆 起鴛鴦推起言  
 文姬含羞扯衣袴 一雙三好房准內  
 今宵必要同床宿 况且知書識禮文

若論官家侯伯女 夫亡自合分冰清 改移易職也罷

不妨早覓百年姻 文姬不聽猶自可 聽單言詞羞十分

呵呀好負心賊呀 原來如此沒良心 竟把奴情付水洋

全不念奴親同家 燈下瑤琴夜共彈 如今忽的變心腸

我問你的奴也是 絕代佳人絕代才 多少名門不肯配

避難如今又去鄉 拋家棄業寄寓你 奴才你竟把恩忘

今日要還奴倒斷 不然扭你上街坊 哭罵連連不放手

槍逼團兒往地拖 改移易職也罷 不該出語大邪淫

起籠多再搶早被文姬搥一聲扭作兩手 把个起籠氣得三味火生 不顧花葉柳弱 狠命一推便拿過百

美國只見剛剛將武則天一幅扯壞這文姬跌倒便大哭叫救命呂姨徐氏聽見慌忙走入房只見文姬睡

在地上髮亂釵橫哭文看起籠呆呆立著手中拿著兩塊團兒呂氏急扶文姬起來坐徐氏問起籠你們為

甚事少呂氏亦問文姬文姬要說也滿口口但罵要良心活強盜呂氏扶勸文姬過那邊房內細問文姬一

五十一哭說 呂氏聽完連冷笑 說到千金苦自尋 好好在客中夫妻孝

偏偏愛上熊起籠 一心單想托終身 難則人才生得美 父母全家作罪人

正妻起籠有夫人 花語安能論到你 孽論多總你不聽 執意要歸熊起籠

如今和置他托出 看你如今怎樣人 說到此時又低語 徐氏分明愛此人

你是全無心不明 我勸小姐絕了念 把這冤家趕出門 乘著哥哥未回轉

仔細相當享富貴 作奴也得靠終身 不然此時趙郡去 知道何年大轉程

拋去家產離鄉井 我實心中不願情 文姬當下心暗想 姨娘言詞也是真

每每說起熊起籠 他會替道世難尋 自然兩下山盟定 故此熊即不願婚

比奴却欠二三分 未必能即將他愛 此是姨娘疑心 只是奴今情一點

改換本是移花計 擇配房梁父母命 本是嫌疑無厭 却偏執意不相親

叫奴怎樣了終身 可憐枉有羞花貌 他竟心腸鉄石生 想去思來無主意

呂氏看見心疾甚 再三勸文姬親生 出房直到西房內 指罵熊生不是人

朝朝吊胆與提心 不是小姐計策好 怎把銀差哄出門 又把千金許你了

你全不想恩如海 既是奴才不情願 如今你即出吾門 要立可滿立不情

呂氏大罵教養恨 氣得熊生像死人 一聲叫說苦孽親 呵呀爹爹母親呀

方才罵着外邊行 起籠氣死還魂轉 怎生又逼算冤家 朝凌晨逼說不直

既是姐姐等不得 紅雲滿面罵連報 全不念心間飽寒

全不念奴親同家 這被棍辱好難當 設計全從殘生在

首抱琵琶別調彈 文姬更帶嬌嗔起

起籠多再搶早被文姬搥一聲扭作兩手 把个起籠氣得三味火生 不顧花葉柳弱 狠命一推便拿過百

美國只見剛剛將武則天一幅扯壞這文姬跌倒便大哭叫救命呂姨徐氏聽見慌忙走入房只見文姬睡

在地上髮亂釵橫哭文看起籠呆呆立著手中拿著兩塊團兒呂氏急扶文姬起來坐徐氏問起籠你們為

甚事少呂氏亦問文姬文姬要說也滿口口但罵要良心活強盜呂氏扶勸文姬過那邊房內細問文姬一

五十一哭說 呂氏聽完連冷笑 說到千金苦自尋 好好在客中夫妻孝

偏偏愛上熊起籠 一心單想托終身 難則人才生得美 父母全家作罪人

正妻起籠有夫人 花語安能論到你 孽論多總你不聽 執意要歸熊起籠

如今和置他托出 看你如今怎樣人 說到此時又低語 徐氏分明愛此人

你是全無心不明 我勸小姐絕了念 把這冤家趕出門 乘著哥哥未回轉

仔細相當享富貴 作奴也得靠終身 不然此時趙郡去 知道何年大轉程

拋去家產離鄉井 我實心中不願情 文姬當下心暗想 姨娘言詞也是真

每每說起熊起籠 他會替道世難尋 自然兩下山盟定 故此熊即不願婚

比奴却欠二三分 未必能即將他愛 此是姨娘疑心 只是奴今情一點

改換本是移花計 擇配房梁父母命 本是嫌疑無厭 却偏執意不相親

叫奴怎樣了終身 可憐枉有羞花貌 他竟心腸鉄石生 想去思來無主意

呂氏看見心疾甚 再三勸文姬親生 出房直到西房內 指罵熊生不是人

朝朝吊胆與提心 不是小姐計策好 怎把銀差哄出門 又把千金許你了

你全不想恩如海 既是奴才不情願 如今你即出吾門 要立可滿立不情

呂氏大罵教養恨 氣得熊生像死人 一聲叫說苦孽親 呵呀爹爹母親呀

方才罵着外邊行 起籠氣死還魂轉 怎生又逼算冤家 朝凌晨逼說不直

似此不如身早死 只是負了父母言 徐氏勸了多一會 酒飯拿來來案前

起籠紛紛淚血連 一日未曾咽喉下 外邊呂氏罵聲喧

該死奴才酒菜是小姐同吃天天如此今日這奴才說出不愛小姐的話 還想救得快拿出來他只好自己

到廚房去吃粗菜惹起去娘性子一頓棒槌打出去吃了環只將酒飯送東住徐氏看了不悅道姐

姐休大任性熊公子即不真如命亦是外甥舅家也要禮待况且 不能專志幹功名 老爺去了方兩月

續像續再生緣 卷九

即使老命全不曉 小爺不日到家中  
休得無風浪自生 呂氏聽言心暗想  
暖挑夫人常打我 妹子真同眼內針  
受這奴才氣不清 乘着老命全出去  
我在衙家廿四載 一生只得女親生  
知道將來配官人 老命去時所說話  
如其得勝重出仕 徐氏年紀比我輕  
明官出首到江甯 熊家小賊與衙王  
我有家財可自給 又可母女兩相親  
我性從來急十分 見他二下不和順  
只要小娘跟他好 我也如前一樣親  
徐娘苦勸始活唇 畧吃些糧收下去  
小娘如此羞花貌 他竟全然不動心  
觀他玉貌何郎面 嘆他西蘭句體分  
一程走到中堂內 聽得東房人語輕  
原來呂氏等入靜到文姬房中一五一十把自己主意說明又言徐氏這個人私情難免將他所以護定依我這樣連這賊人也送死這些財帛衣敘也足你我身世京中大有人才好好的多憑你自選稱心的這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文姬春心極極數月滿擬目下恰好不料起繭心如死灰如今又回出這番話又掃興又無以慰身心羞生恨恨生惡把一向愛慕心腸等作忿恨便也以為該行

文姬想畢叫婢娘 小意雖高計不良  
况他痴而去幾遠 我你只任鄉村良  
徐氏賤人尤可恨 漸漸如今要我強  
出首衙門說你藏 拿到官司刑法重  
做呀嬌嬌呀了你 出首還當好酌量  
要來哥哥未到鄉 呂氏聽允心大喜  
官員立刻即拿人 只是回往須三日  
不然一見冤家面 不甚春情十二分  
但要瞞着姓徐人 這裡母女定機謀  
西房也不看熊生 回房關上房門坐  
你恨能却還罷了 如何說我有私交  
私藏反叛合門殃 與其露面拋頭死  
老爺不作鴉打鳳 奴却惟安駕與鴉  
奴心久也定喪腸 如其老爺天年畢  
想了一會心事苦 應操一策是無腸  
哭泣起身更難怕 一陣心酸更斷腸  
阿呀我徐情生非其死忍殺我况且老爺以熊公子托奴奴知死了公子更難存活或奴不死他出首公

那時及到不相應 奴勸姐姐耐兩性  
衛玉奴才平日內 由我冤仇似海深  
不該另託配為婚 此回如曉這些話  
思思想想多一會 陡然忽起害人  
將來怎望好收成 女又命苦丈夫死  
勝敗不知福與禍 性命真如風裡燈  
威風獨讓徐人 不如乘此施毒計  
帶了女兒京中去 奪个王爺公子們  
說些言語出出氣 並非果恨姓熊人  
酒筵另送到房中 起偏惡念不肯吃  
改悔同他兄弟 受此辱罵有堪聞  
老爺同他是舅甥 無可奈何難越禮  
姻緣只好訂來生 默默多時忽又呀  
不喚使女不藥大 連步輕移暗暗行  
徐氏無心立住足 近窗偷看不知情

罪及爹爹反叛賊 呂氏答言顧不得  
光陰易過年華少 才裁舊金買不來  
故把言詞說短長 小娘若是不依我  
呂氏說着將身立 唬得文姬拉住裳  
奴是從來未見官 呈字托托何人寫  
不用寫呈與告狀 我與你同到江甯  
文姬呼到奴也去 且到城中散散心  
免得三天心不甯 半响定城中舉步  
渾身香汗淋漓下 兩足金蓮立不甯  
阿呀如此心腸狠 要便好謀太不良  
况且他今一出首 伏低作小十年光  
紅顏薄命原難保 今宵決定入黃泉

子亦不能脫離奈何

左思右想心無計 忽地歡會妙計生  
方是一死也分明 主意定下將妝飾 悲悲切切到天明  
告訴城內燒香去 相煩妹子管家庭 只是昨日好好的 今日怎生不起身  
姐姐燒香為甚人

不如等他母女去 假托風寒身不起  
徐娘道這無大病 呂氏女極早至臨

呂氏道為他夫妻不安 故此往大悲庵求籤 看可見姻緣 如不是夫妻 即依這奴才斷絕心腸 文姬見徐娘似有不甘去 呂氏恐看出 催促上轎 帶了一名女僕 兩個丫環 一個家丁 去了 家中只有一幅 並徐氏使女 叫小環 徐氏此時起身梳頭 妝畢 上房料理家務 畢 吃過早飯 將老媽遣出 買錢 便往西房 只見公子呆生 流涕 徐氏叫道 公子不要哭了 快去逃生罷 罷起籠籠問何故 徐氏近前 一告說 昨夜母女之語 起觸 殆而失色 既而嘆道 到是如此好 遂我本心 姨娘不必心煩 着急 但願官差早來 早見父母 徐氏正色道 公子差矣 當年王爺娘道到是 如此好 遂我本心 姨娘不必心煩 着急 但願官差早來 早見父母 徐氏正色道 公子差矣 至流離到此 我家老翁 又為公子打鐵差 拋家室 而公子仍投羅網 則非但失王爺仰望 且自負家老翁義

公子還須要主張 一身所繫 實非常 逃往何方 改名姓 已得名成把姓揚 報仇有日 豈親敵  
不負艱辛若一場 奴家居此無好處 也想像離女同姓 不可稽遲 今日走 草向差役到難迎  
只帶金銀為路費 小小包袱肩 公子聽了 徐氏話 深深作揖 謝紅妝 多謝姨娘一番話  
此思銘刻在胸懷 于是自美圖取出 一并金銀包袱 徐娘去 到廚房內 酒菜安排 當滿鵬  
當與家丁入服吃 說是公子賞酬勞 老媽使亦亦另賞 當下請人盡喜歡 各皆暢飲 沉沉醉  
公子依樣是女妝 徐娘也不更衣 內室房門 畫額闔 心中更比公子苦 難捨房中床與榻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四

老翁雖然 是武士 持奴情性甚溫良 呂氏或有欺凌處 叫奴忍耐好相安 但能生得男和女  
自然一樣把家當 豈和大禍乎空降 污奴志節最堪傷 此去一如黃泉內 要得重歸厚內逢  
口中訴哭低低語 起龍心荒聽不詳 低聲又把姨娘叫 叫我如今逃那方 徐氏答道 有安處  
奴有王姓是就娘 只得一子與媳婦 離此無多子喜良 我寫一書今付你 乾娘必待頑舟船  
仍然仍到雲南去 才可身安名可揚 于是拱住公子手 小步移到忙後場 便奴來到後廚房  
自己急急轉回房 請把那姨鎖房內 中堂頓斷又重門 內外真似如鐵桶 奴心日日暗情牽 只因禮法相拘處  
一紙書子遞公子 扯住衣裳血淚傾 呀呀公子別半午 不料呂氏心奸險 疑我呂君私訂緣  
不投楊花垂垂頭 每呼今生已過矣 血君好訂後生緣 奴死今當君目前 愛慕心腸奴莫有  
昨夜奴原思一死 却為即君死又延 故教君今尋出路 奴死今當君目前 愛慕心腸奴莫有  
清自銷操自當誓 但豈即君與旺日 替奴申白理奴冤 呀呀于斯無再及 誰謂行不必延  
起鴈不聽猶自可 聽了之言五內顛 一把拉住悲聲故 呀呀姨娘呀姨娘呀 使不得使不得呀  
如何累你把你身捐 寧可與你一同死 兒白終能表世間

徐氏哭道 公子呀 漂母尚為韓信捐生 奴于公子肯惜一死 奴一身無挂掛 生亦無益 只望公子仗仇重 盛奴在九泉亦慰矣 說者連權公子 這公子那里肯放 徐氏見如此不是 了期 乃正色道 奴以即丈夫之才 故捨死成仁 乃作見女之態 大非奴意 豈不思父母一門 天年久替 習男兒 踏合室 空拋 推拘 吟吟小節 豈不內愧乎  
起鴈聽了 面面羞 頌教連呼 淚便流 只得強拿包服走 不多幾步 又回頭 徐氏見他去遠了 走近河邊 哭不休 呵呀好奴好苦也 蓬身無地入洪流 一聲說着水一响 月貌花容入冥幽

剛剛衛玉到家，王接看女子，各俱與妻。柳氏曰：「二十一年宮宦，二口宣信，大者十二歲，小的九歲。料理歸家，一切不無就擱。此日一行驛馬來到，在船中只見閉着窗，今夫說了一會，竟無人。衛王大怒，下馬上前一脚，解門，踢下見三四个生，橫七豎八，睡着桌上，就急浪搗衛玉吩咐家人請夫人公子下車，自己直往內走，門戶盡鎖，並無一人。衛王宮裏之至，暗想難道父親接了兩個姨娘，先犯東西，西顧報去，內中桌椅依然，扇具陳列，是有入住的光景。又到徐氏房中，板鎖只見老嫗小使，踏着掃帚。衛玉喝問兩個姨娘，小姐能公子都往那裡去？老嫗一看，方知小命回來，忙同使女叩見口中說道：「小姐到城中燒香，徐姨娘說罷，公子嘗我們酒家就醉了，不知公子姨娘那里去。衛王大京疑道：「莫非與妻弟私通逃走？但是逃去衣袋等件並未帶，四處查看，件件完全，出房正過柳氏，與二子走入詢問，衛玉也照老嫗話告訴柳氏，聽了沉吟半晌，道相公依妾揣度，徐姨娘必無不端，其中或有偶出，即是不能，必他設計，謀徐姨娘呀。他是為人心常負，誰知變竟非常出，却吁文君月下琴，陰謀草住外生，與叔投合，各三載，滿堂歸家，再論心，誰知變竟非常出，可遺家人細訪尋，衛玉喝罵，竟往外走，在丁卯，醒各心驚，曉得小命情性急，剛剛今日到家庭，叩見完時重請罪，衛玉無言，往外走，庄丁叩首連求救，衛玉叱呼去我人，庄丁只得外面訪，山隔道遠，未來臨，內中料理，夫妻住，隨來僕婦，且與妻，直到三更，在丁卯，山村尋道，並無一人，村夫說到末看見，衛玉一夜何曾睡，未到天明，忽打開，敲得後門，聲甚急，夫妻床上升，袖身，衛玉不答，家人報，忙到廚房，問其清，只見老嫗大哭，說徐姨娘，身，河中漂起，姨奶奶，陸舍張老，報信音，衛玉此時，急急出，果是屍骸，水上橫，衛玉急呼打撈起，面目如生，不閉睛，衛玉看流下淚，摸頭不着，是何因，內面柳氏早知道，現來一看，好傷心，珍珠斷線，紛紛添，連忙姨娘，討聲聲，為何短見，自傾身。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五

叫我去，妻心不明，老嫗哭近徐氏，依却見衣裙上下縫，用手連拉，扯不動，衛玉心疑，必有因，四面人知，皆來看，衛玉對眾說其情，我是昨日方到的。

如由這般光景，地位高，臨可曉，一眾人道：「我們遠隔幾重，且衛老翁命出，前後我等，亦不到府，這位姨娘，又知賢德，為其尋死，衛玉急時，家人請小姐，呂姨娘，一面吩咐，將徐姨娘，抬入屋中，眾人道：「怎不抵官，衛玉道：「且等，舍妹，呂姨娘，回來，問一備細，方好，眾人齊道：「不錯，我們各去，待報官，然後再來，帮忙。衛玉致謝，請人，與呂氏，蘭林，同人，直到後堂，用板安放，下呂氏，叫僕婦，拿剪子，將衣襟，剪開，脫去，水衣，却見，胸前，一個，油紙包，柳氏，拆開，內一信，簽上，寫，張姜，奉，呈，老翁，賜，覽，柳氏，哀，悲，淚，裏，與，衛玉，衛玉，移過，折看，上寫，沈恩，賤妾，徐氏，債，孽，主君，情年，十六，侍候，開，奉，檣，檣，水，十載，每，羞，孤，獨，不作，冷，官，尊，得，恩，深，却，持，妾，被，其，以，姪，有，美，儉，金，能，氏，合，胡，知，禍，忽，天，來，突，生，室，內，誰，謂，主，不，願，烟，連，小姐，致口，角，日，生，呂氏，好，心，乃，妾，猜，有，別，種，情，難，自，口，何，能，明，而，勢，語，況，未，足，逞，凶，謀，與，小姐，托，燒，香，入，城，坊，首，主君，藏，匿，反，叛，一網，打盡，全家，拿，非，起，龍，亞，器，于，殿，好，心，百，出，皆，情，信，下，親，聽，然，信，之，見，白，一死，龍，之，存，疑，未，知，將，誰，是，賴，恩，之，再，至，勸，爵，王，潛，形，他，往，情，乃，捐，禮，河，中，借，泥，水，埋，棺，待，蓮，花，出，塚，主君，不，惑，流，言，尸，餘，之，骨，髮，吾，生，人，墓，側，使，爾，骨，常，依，夫，婦，孤，魂，亦，沐，宗，親，舊，死，九，泉，食，矣，矣。

柳氏聽完一紙書，哭個幾日，娘口口呼，為甚不等，吾夫婦，自甘一命，赴冥途，衛生，頑足，圖，國，走，今日，直直，至，意，無，呂氏，城中，已，兩日，明日，官，至，一准，臨，必定，不許，我，分，辨，一門，拿，獲，入，皇，都，若是，如今，私自，走，徐姨，尸，首，忍，心，乎，左右，思量，長，好，道，改，是，英雄，大丈夫，怎，生，長，死，犯，身，圖，總是，命，定，逃，何，處，從，氏，姨，娘，哭，實，途，如，全，不，必，將，官，報，收，殮，尸，骸，再，計，圖，主意，一定，呼，奴，僕，買，棺，入，殮，豈，歸，柳氏，檢，點，徐，氏，室，新，衣，內，外，綉，羅，襦，吩咐，隨，來，諸，僕，婦，好，生，裝，裹，與，叙，梳。

取出銀子來分辦

徐氏房中櫃得一切箱籠衣服取出。喚雀雀丁老嫗小環問徐媽媽這幾年作人事老爺如何眾人齊聲責備道徐媽媽好的從不難為。今奉敬老爺是存賢德不讓呂氏開口即罵唆挑老爺打內外作威作福的老爺又把小姐如何愛上焦公子如何老爺許親如何改換焦公子不願日爭吵呂媽媽如何罵鬧一五一十說明送入城出首的事老爺却不曉得

衛玉聽元語一番

拍案一聲呼罷了

如何竟這般

生女今宵醜不堪

都是父親錯呀

既然不幸守孤燈

自合冰霜了此生

又強表弟結婚姻

他是逼着成了恨

要辜吾們下狠心

將我着同宿世冤

寒不製衣飢少食

只少蓋花衣內棉

及至妻房柳氏娶

唆弄爹爹罵驕街

他始營家五六年

近聞我親家門內

故此狠心極毒奉

凡事命定人難出

姑爺姑母相照日

近聞我親家門內

故此狠心極毒奉

凡事命定人難出

常十內中金銀物件

取出派作三分一賞

內外庄丁一賞老嫗

小環叫他各尋去路

就不能脫身那一分賞

取來更女僕婦叩首

大哭不肯去情願追

隨入禁衛玉道這又

不知各歸如其皇恩

救我與老爺回村再

來值役跟男女給契謝

收衛玉在呂氏房中

契傳總管是張成一

一吩咐每年照常收

一切契約付汝我回

來日汝即呈帳呂氏

成契道老奴賤得

只顧少爺早回

留得母親今在世

呂氏安能如此強

衛玉言完走入房

坐下盤龍哭叫娘

留得母親今在世

呂氏安能如此強

不知果有收場日

嗚呼我兒休着急

未來之事不須慌

我到不急自家事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六

柳氏吁道無可奈

却是公公沒主張

去時帶了熊表叔

豈得徐媽媽如此

官差兩個繞身旁

飯食龍來也不吃

要高呂望呂娘娘

內外一夜何曾睡

忽聽外面人聲沸

小姐娘盡轆來

衛王夫妻方出戶

紛紛人役入中堂

衛王只得躬當街

小東濟州清江鎮千戶

衛王叩大老爺的全安

知府姓張名卜仁

幾時回家的衛王道

職昨日告假昨日到

的知府聽了把臉放

下道好你父子盡匪

來謀殺家眷虐斃附

左右拿下衛王待分

辦二官早已收拿呂

氏到門知衛玉回來

河起駕逃走此時唬

得

怨時却奈惡誰人

娘着女 女着娘

母女雙雙瘦了魂

說時不知怎樣說

外面人來傳呂氏

呂氏平時口舌能

文姬但只呆呆坐

到了廳前跪在塵

衛王四隣左右跪

上坐官員武典文

姜羞跪縮頭羞役

臧伯仁道呂氏你入

城能起駕徐氏可知

衛玉到家徐氏已死

鶴再出道脫禍履呂

氏叩道爹爹呀小婦

人呀

如何殺這好洗清

既然出首姓熊人

怎又將他救下行

分明衛玉歸家內

硬劫家財無父親

自投河內喪殘生

何明到徐氏死

私匿人命無王法

累及前官告病行

犯命命他賞人

知府大怒呼衛王

狗官竟把這強橫

奴才又想起凶心

髻髮較差銀多少

起籠湊送一千金

今我本府為署印

本府也不同你講

解到京中定罪名

呂氏也必隨京去

一聽你們辨假真

說是吩咐都帶下

抄查內室亂紛紛

大官二官唬的哭 文姬着得也傷心 畧與柳氏言幾句 呂氏入內急催行 文姬不免心中悔

理怨燒娘白用心 起觀奴才逃去了 功不成來事不成 自己家傾人又死 又要將奴作罪人

兄弟難知生與死 嫂嫂柳氏 你出去問候遲 文姬無奈外邊去 法法臨風揚柳絮 一雙伶仃搭金蓮小

既衛文姬大老爺 你出去問候遲 文姬無奈外邊去 法法臨風揚柳絮 一雙伶仃搭金蓮小

比個是婿無雙貌 娥羅戴美羞妓面 亮盈盈秋水微波 翠垂垂眉眉雙黛 紅靚靚唇唇含丹袍

呀你是衛勇彪女兒麼 文姬跪下道女子正是知府道你兄衛玉 可是前日回家你同生母出首 如何救我

熊起龍衛文姬道女子進城燒香出首是生母主意你不知何日到

正在詢問猶未事 忽聽大炮滿天哄 差役飛報不好了 來了千子萬萬兵 有一將軍騎赤馬

威風好似二郎神 說是頭復龍虎將 親自來拿刺一門 知府守備如天打 要起身來難起身

步方移處人已入 定國將軍坐上廳 左右帶刀武士衛 隨身執戟御林兵 千百員與指揮使

權擁紛紛數百人 文姬唬得梨花白 呂氏此時戰戰京 知府守備同跪接 將軍忽見女佳人

看官你道何人却是定國將軍乃是張虎回京軍衛勇兵打罵等情好王大怒要專御林軍將來拿定國心

中定國在京倘父親借位之子不能輪安國故此日夜想哥哥出鎮當時對父親說何不奏有旨差天兄

出京拿張起龍暗察民情並上皇上落坐鎮江甯總制好王定審以為好入奏此事右后批准封定國兩江

總督首柱白鐵上方劍便宜行事定國父子謝恩定國回府久無正室却有四妾當時料理自己且路先行

家眷水路隨後次日辭朝文武送餞好王端附兒子 留鎮三江作後圖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七

收留民心為第一 一切休酒色損精神 我得一朝登大寶 即當召你作東宮 定國應諾擇日走

隨身本有五千兵 人人盡是彪形漢 个个都皆武藝精 馬牌勒合都不發 只恐勇彪知了風

到了江南不入府 領兵一直到鄉村 張虎引路先入內 喝罵諸人快跪迎

既該死的狗官還不快殺少千歲呀 一聲喝處二官慌 跪伏廳前呼小王

金陵府知府臧下仁分備周虎叩見王爺請金安未有馬牌驛遞小官奉末遠接上駕定國也不答言將

身坐下便喝衛衛勇兵過來知府戰京京道衛勇彪兩月前出外去定國一聽大怒道好狗官他打欺差

汝不拿解如今又會來二官連點頭道只是前任的事小官不知定國道前任何在二官道都告病回矣勇

彪雖走他兒子衛玉妾呂氏女兒在家見他妾呂氏女首主人寫報叛迎能起龍小官夜星至此不料衛玉

早將熊起龍救走小官正在詢問口供小千歲催到定國用手指着文姬道只是勇彪的妾二官道此是

勇彪女兒文姬定國目不轉睛魂定飛越按定心神只得叫帶衛玉過來喝道你父親那里去了敢打欵差

私放反叛本親來提討好好招出免你株連衛玉叩頭將軍聽言

三載家書不得通 為此告假將親眷 前官方始到家中 不知父向何方去 却是她娘死水中

定國道住汝父几个妾衛玉道兩個一姓呂一姓徐呂姓生妹名喚文姬咳小官不識其中原由問家中

媳婦豈言熊公子來是來的後來呂媳婦趕出去如今呂媳婦入城出首熊公子大小姐亦同行至徐媳婦

投河莫不知原故小官既未身親自懸安能涉呂氏感這只好收殮徐氏罪昨日今早金陵城守府府忽

至抄拿熊起龍阿呀將軍 平空禍起輪城內 家敗人亡禍日中 呂氏如今反詭言 要求明鏡慶頑凶 呂氏聽言心大怒 當年倚母常欺我 今日還思這口凶 明明他敢熊起龍



再將徐氏推池塘

方可無人走消息

櫛到家私亦想逃

此是明明好好計

王爺刑法莫聽逃

定國聽言稱不錯

吩咐隨從重疊

先刺衣袴拋在地

朱紅棍子對風搖

一棍下處書中紫

兩根加時血濺階

衙門口口呼冤屈

打死吾今怎樣招

實在細中不曉

呂氏蛇心血口噴

文姬旁觀心不忍

暗恨姨娘大恨心

內面柳氏聽見了

小步慌忙奔出廳

一見丈夫恨恨樣

上前要仗丈夫身

口呼愿代夫君打

子威王爺饒了人

回頭又把姑娘叫

忍看親兒受重刑

姨娘惡作今如此

他也很心不顧親

文姬聽嫂一番話

只得含悲千感稱

呵呀千歲女子呀

親是寔在不知情

本與姨娘有仇隙

聲出哥哥受罪名

却碍衙從多少人

當下春風生滿面

文姬當語聲聲訴

定國將軍更失魂

恨不立時來扶起

却碍衙從多少人

當下春風生滿面

呵呀你是衙王妹子庶

文姬叩道女子是定國

笑道你與衙王同母

文姬道女子是呂姨娘

生的定國笑道

更喜你不帮生母反

且是何故文姬泣道

生母與兒不過家厝

小隙今生兒匿叛違

凶以正典刑則

傾覆罪歸女子何以

見父親且罪非元女

子於心何忍此由生

母不明大義洩私忿

也

文姬說得一席言

喜得將軍軍首連

好呀好好明德貌全

詞亦正來禮亦正

本爵如何不聽言

本爵全家收入監

文姬另押錦城內

本爵還當細審嚴

說華外來紛紛入

合有官員叩請連

吩咐一聲都趕去

將軍上馬即揮鞭

在房封鎖當舖出

滾滾大隊起塵烟

衙門即是節度府

將軍入聲悶淹淹

文武手本呈脚冊

一撥辭回命開轅

感席筵筵都不用

一眾官員心胆慄

將訪隨從文武職

王爺不見是何因

諸人盡假虎威勢

責叱多端數罪愆

或說移遊王爺駕

或喚府署又筆鮮

有說供應不且備

有說禮物不值錢

只要王爺一本奏

合有官員兇命不全

文武聽言真覺死

上上十萬聽官員

只等送足三天後

內有恭謹相全

小有才情正好許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將軍請事是他言

如今受了諸官禮

柏全入內探情由

將軍正坐內書院

四個飛童立兩邊

人人面帶惶惶色

個個淚含涕泗漣

柏全一見也忘忘

只得先跪奏色顏

呵呀王爺柏全請安

定國正在坐坐忽見

柏全跪來便問道你

這三天難在外邊作

甚柏全慌忙跪奏柏

怎敢舉着只因聽得

外邊官兵士議論

小千歲呀

三天到任不開轅

不曉王爺是甚心

為此官兵兵士亂

紛紛擾擾擁衙門

柏全在外代調濟

只因途上偶寒侵

始得外面浮議止

請安今日問分明

豈是初懼維宮春

還是玉體不安寧

定國聽完柏全話

面上噴香飲几分

咳這到難為恭謀

只是本爵事一專

三天無計閣閣懷

柏全道敢問王爺何

事定國道來軍功

前實直到衙家村

見一傾城絕世妓

比花却笑花無語

拜月還愁月滅光

咳說不盡風流媚

描不出俊俏龐

上地三魂出泥丸

無奈他是在官人

能不到署因此上

顛倒胸中無王張

你如想個牛籠計

謝你金銀升你官

柏全笑道聽王爺之

言自是斷王爺了却

是好前日入監牢

奈謀會看見的展

定國一聽大喜說起

來笑道老柏你此

職實好呀柏全道

是好但難却難王

爺特來拿放進衙

將報案女兒收入

爺沒法連根其亦

無策定國怒道依

你竟不能得他柏

全道得是可得只

是要本官審改口

教坊王爺買入府

中柏全言畢微笑

喜得將軍拍手揮

文武官員時未識

必要升堂整衣冠

妙呀妙呀好計好計

你快對眾官說去

柏全笑道日慢

那將柏某補其員

那時遂了美姻緣

柏全未畢言和語

定國歡容執柏全

果說得美俊鏡

一定將你升大官

咳好是好只是急切

不能進來理

拍金笑道不須慌，好事從來容易忙。況且王爺有外寵，暫時遣與也無妨。定國嘆道休提起，昨日理們恨更傷。相林言畢告退出，次日將軍升大堂。文武班齊由劄畢，立時補印這官堂。封章不用朝中奏，摘降君威嚇小五。吩咐參軍柏知府，衛玉一家汝須寬。女妾婦發教坊去，當差衙王待拿着起勇勇。一並正法其餘文武，恐致報讎失榮。本堂參革，但本爵初聽一切從寬，此後各宜自慎。嚴官叩謝，略略退出。定國入內專此等信。

自古等人更外急，朝朝爭得眼晴昏。坐臥不宜飲食廢，美味珍餐怕入唇。一日三來三日九，十天不見相參軍。叱雙龍僕無一可，外寵諸人唬得魂。定國等得大直冲，立傳令箭喚參軍。中軍接令方欲出，來了一江甯柏府尊。三乘小橋隨在後，一乘四轎往轅門。此時正是黃昏後，不見燈球亮子乎。中軍一見參軍至，便告將軍怒忽生。正要去傳太守至，快請入內問其因。柏金笑道不打緊，下官連日見娘人。王爺未帶眷屬等，沐浴身邊誰侍巾。為此干合買女子，本爵今宵即入房。

相全道到底揀伺吉日，定國回言揀日不知禮日。就是今日參軍請回，明日謝媒相全叩道：媒不當謝。越教坊落籍一千金，柏府官與表人。此項要求王爺出，方可官民無委云。定國聽言忙吩咐，庫上立兌一千銀。人謝媒金五百兩，百端彩綉作花紅。柏全大悅歸府署，內題料理洞房新。呂氏文姬先入內，隨身侍女到房中。果是官推王府，銀得金枕理眼帶。戒指方台孔雀翎，奇花異果珊瑚樹。妙塵名香寶獸爐，燈如白晝珠光耀。人似雲中書裡身，呂氏看得眼花亂。肯向文姬福氣稱，咳小姐不要煩惱。當驚可般誰得有，算來未誤你終身。王爺雖說形粗陋，你兩言平氣深算。好好豈須與相見，莫作奴痴痴慢此人。正在勸時侍女稟，王爺駕到快相迎。

續像續再生緣 卷九

九

呂氏催女兒起接文姬道：扯淡，我又不要。你迎身流淚不采，呂氏急得無法。定國早入房中，四個飛童各拿官燈明角手。

呂氏真真無主張，只得將才接大王。叩見自呼呂氏婦，拜伏塵埃頭不抬。定國欠身稱不起，你是衛家呂姑娘。從今在此內中堂，帮你女兒管內事。夫人位定是專房。

呂氏謝道：王爺恩寵，妾母女感佩無地。忽見僕婦捧入酒筵，定國坐下吩咐請夫人過來同飲。呂氏慌忙扶女兒又低說王爺的話，你聽見麼？這還有甚沒說的。

又且暑夏備裙釵，侍衛家丘膺贊好。此舉參軍官又升，一面中軍先覆令。柏全立刻到中廳，定國早曉中軍話。滿面春風笑色迎。

阿來軍來了，承你感情。為何直到十日，柏全見畢正色道：王爺怎說這等事，不是相全誇口呀。任你王封品極高，萬難賺此得奴嬌。定國道：為何哩？相全道：王爺呵，先傳母女入堂來。唬以威嚴，餌以貴。呂氏登堂送女孩，定國笑道：他自贊貴，柏林道不歡。這女兒呀，咬定牙根哭不休。道言家本是公侯，怎生作妾金釵列。教坊入籍更堪羞，要死要活權他皆真。

定國大腔道：元了，檢頭豈不把花容擲壞了。既好不慎重，柏林笑道：王爺呀，不要忙。柏林全仗三寸舌，誰說的山娘道念清。一番言語三番勸，羞女方才免擲橋。

定國大喜道：好好這才是柏林道好，好却應了他三件事。王爺不肯，他就尋死。定國道：道是三件甚事，我無不從的。柏林道：第一件，他居官舍不歸京，兩頭為正科夫人。

定國笑道：這何難？第一件哩，柏全道：第一是要全父母保親，元定國道：這更何消說。既歸我，自然實親，豈不救他快些說第三件。

救他快些說第三件。

柏全笑道第二難

定國道兩件都名了。忘第三反難。柏全道非是他件。

老柏直真是小孩。

不許金釵十二排。

專房但可阿嫂姆。

燕姑休思說夢蘭。

定國惹完大笑歡。

叫奴怎得這粗漢。

有又如此絕世妾。

何用屏風似內看。

快些玉帶衛女人。

文姬聽了暗心傷。

滿擬開房魚水樂。

自古紅顏多薄命。

薄到奴家更不堪。

初嫁丈夫人物俊。

何曾及得小熊郎。

近前采袖輕輕拂。

不負青春貌與才。

豈料落花空注意。

流水無情去不還。

又陪兒嫂笑兩臉。

罪人却是我應當。

如今到此身難脫。

死則難拚命一條。

思來想去芳心亂。

奴怎可亂思量。

好教楊花隨地活。

改嫁原為身失命。

從人原不負鸞風。

想畢將身移小步。

真如楊柳怯風腰。

近前采袖輕輕拂。

把个將軍喜歡狂。

上前一把扯春筍。

想畢玲指來當堂。

奴噴滿面心悲切。

蒼漢如斯怎共床。

這情相惡似魚水。

那得鴛鴦交頸權。

心中一思想珍珠淚。

呂氏慌忙叫大王。

呀王爺請坐。夫人敬酒。

定國左看右看。不覺呵呵大笑道。妙呀。天生无物竟為我圖。滿定國得了。咳罷。便不伴皇帝。也可呀。夫人請坐。不敢勞動。到是侍女。對罷。呀。來請呂安人到西邊款待。你側不許怠慢。僕婦答。

應同了呂氏出去。

文姬舉目走出。目大眉濃。面似田。

身材雄壯。腰圍大。

粗豪氣貫。胸心懷。

文姬不飲。誰含淚。

定國含釵走過來。

雙手輕輕。只一舉。

把个文姬。拾起台。

放在東邊。相坐坐。

恨促香肩。春滿懷。

文姬被定國。將玉脂。

一把檢的。疼不可忍。今又是。

一根身如。燈草。唬得香汗淋漓。

心胆怯。又被揆頭。抱頸。

執杯同飲。又氣又驚。暗思。這蒼漢如不從他。必定打奴。咳。事已如此。只好作个醉鬼。任他施為。罷想。畢登時。

想罷登時。飲玉鸞。

杯杯滿飲。雲跳腮。

將軍越看。心越愛。

抱過奴。奴坐在懷。

咳呀。妙呀。夫人。竟是。大臺好呀。我和你。

綉像續再生緣。卷九。

十

十

淺斟低飲。銷金帳。

醉悲如棉。更狂。

于是執杯。同飲酒。

侍女金釵。斟的忙。

文姬早已。頽然醉。

定國將軍。笑欲狂。

呀。醉了。好待派。

慢槽輕搖。振醉魚。

吩咐侍女。酒筵散。

連與夫人。服飾除。

侍女幾个。忙走近。

把林先去。裏裏梳。

次脫羅裙。曳綉履。

牙床扶。睡側。夜軀。

錦被蓋上。金鈎收。

一幅楊妃。春醉圖。

將軍當。不吃饭。

侍女懸將。冠服除。

上床侍女。舊退出。

此夜惟樂。十分娛。

覆向翻雲。住人法。

顛倒個。風大王呼。

到了天明。文姬醒。

到天明。文姬醒。

但覺遍身。如繩縛。一般。麻木。秋衣。起看。却是定國。雙手。抱住。而。腰。壓。金蓮。

要伸之時。伸不動。

要起身時。難起身。

六手推他。他不動。

算息如。牛。叫。不停。

文姬看。了。羞。心恨。

便用春。共。稻。拾。根。

定國。被。陷。方。京。醒。

雙手。齊。攏。奴。主人。

呀。夫人。醒。了。咳。呀。好。量。好。量。呀。

說着。便。將。身。坐。起。

呀。奴。今。是。天。了。定國。笑道。是。夫人。你。文姬。道。既是。夫人。昨日。的話。話。話。這。實。實。明。面。曾。告。訴。你。麼。定國。道。三。件。事。

派。着。遺。命。文姬。道。今日。先。令。大。元。放。回去。此。後。一。切。事。情。須。你。作。主。你。的。奴。妾。如。來。要。同。使。女。一。般。服。侍。奴。

有。少。不。順。奴。重。看。他。們。還。不。十。休。定國。道。這。依。依。依。依。依。是。又。是。僕。何。一。會。使。女。入。房。二。人。同。起。

定國。冠。帶。往外。去。

呂氏。含。淚。走。入。房。見。了。文姬。稱。恭喜。

終身。認。我。是。娘。娘。

他的。身。有。千。斤。重。

壓。的。奴。家。遍。體。酸。

鼻。息。如。牛。吹。面。冷。

面容。相。陋。好。難。猜。

初時。看。了。京。京。怕。

今日。觀。之。氣。塞。喉。

咳。只好。天。天。拚。醉。

一。任。這。馬。夜。頭。鬘。

說。着。聲。聲。理。怨。母。

僕。婦。紛。紛。捧。金。來。

說到。文。式。送。禮物。

錦。繡。金。珠。權。目。光。

一。齊。放在。几。案。上。

呂氏。娘。娘。走近。賬。

只是。蟬。起。與。玉。帶。

五。冠。鳳。釵。暫。珠。埋。

呂氏。喜。得。嘴。嘴。贊。

急。拉。文姬。衣。裝。

呵。小。如。卿。好。精。工。

珠翠。風。釵。鏡。樣。龍。

這。些。豈。止。千。金。價。

如此。榮。華。誰。得。同。

般。般。取。與。文姬。看。

不。見。佳。人。有。笑。容。

吩咐侍女收厨上 終宵總是關窗 檢下文極總督府 要捉逃雞小態即 哭別徐娘高低走

連扒溝跌張慌走 只住房中小路旁 看到了黃昏後 見一人家是草房 門邊立一老年婦

口中喚狗帶湯叨 如何這樣美容顏 起鵲見拉心歡喜 相隨同到草房間 內中却也還乾淨

嗚呼金蓮大大些 如何這般美容顏 起鵲見拉心歡喜 相隨同到草房間 內中却也還乾淨

上邊竹榻對鋪眠 你又生得蓋花貌 遇着多人怎脫生 他家婆婆凌虐甚 父母遠隔苦無人

奴姓徐來夫姓衛 爭得奴家入母至 或者婆凌虐九分 府上還有甚何人 要借人家過一辰

思住他家幾月春 老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今遇媽媽人甚善 只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今遇媽媽人甚善 只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今遇媽媽人甚善 只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今遇媽媽人甚善 只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今遇媽媽人甚善 只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今遇媽媽人甚善 只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今遇媽媽人甚善 只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今遇媽媽人甚善 只婦聽畢一番話 喜得眉開笑面生 細說姓張大十五 說謀生意十分興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呀七官這小娘子是借宿的明日即行小娘子這是我兒子七官見禮个公子無奈為福一聲張七定睛

一看呵呵大笑道天上有這樣樣致戲台的小旦怎比的造化造化老婦暗用手扯張七衣張七怒道扯甚

服老不死還不替我盪酒去

張婦便把七官稱

說着之時身坐下 接着其燈語嘮叨 問長問短言調戲 起鵲當時急斷腸 暗想今宵如何處

上天入地兩無方 都是徐勇叫避村 豈知今又遇強梁 說明拚得京中去 負了徐娘為成仁

想者之時張七近 共食牛酒捧紅粧 與你一盤今一會 今宵你與我同床 用手來為一面吃

起鵲慌忙走往旁 張七笑道那黑走 吃完牛酒挽衣裳 扯扯拉拉起鵲急 哭叫媽媽看令即

張鵲勸兒休輕財 每事從來慢慢商 樹子初來情未熟 如何你就使強梁 快些放手你睡罷

留得花包好發財 張七喝道老厭物 你敢多言阻當掩 上門生意必有便 一手推開張老婦

近前抱住腮便香 起鵲揮和身難脫

呵呀救命呀救命呀 一聲叫處聽得門外大聲罵道好強盜賊看老娘作的好事

罵着聲聲門躍開 外面走入婦人來 面凸眼四面麻黑 足大身長抱小孩 張七老嫗魂不在

渾身亂扯面如呆

言婦人放下孩子老嫗慌忙抱起張七方叫得一聲奶奶早已一个巴掌上臉哎呀未出第一不也掌又响

張七便跪下求饒起鵲方知是你妻子原來相若婆的不知求他收我去

起鵲含悲叫大娘 奴是投親到貴鄉 一宵借宿到天光 豈料算夫行無禮 出言調戲逞凶強

不果大娘此刻到 強奸我必赴無常 如今更要求恩典 送奴家拜我乾娘 房金重謝大娘子

他日重來再報俗 說着哀哀哭不住 婦人聽了更咆哮 一脚踢倒張七滾 拳頭脚大如雨般

不分上下狠命打 張七大叫苦難當 只聽得婦人叨叨罵 初來不知吾家事 方才不過取取笑

何曾心內有不良 婦人嗚道你還賴 只望養兒果媳婦 收成也得老開懷 豈料兒子不成定 媳婦講的相對狠

性子又凶力氣大 把我婆婆奴婢看 聲聲只叫我老鬼 又還說壞我拐賣 日日一似伴閻王  
說來是在是空枉 小娘子 你豈聽 老身擔你箇中人 明宵送亦東奔去 萬見人言不可聽  
兒子方才吃了酒 醉中言語不存心 小娘子呀是女人 起鴛鴦言奴志敢 只望媽媽送我行  
口中答着心中想 知他婆媳是誰真 如今還信那個話 許我心中好不明 算來徐氏媳婦錯  
躲過當堂露羞處 大約命合遭橫死 左采右去過歹人 一夜不眠清早起 不瀝雲雲要行程  
張媽入對媳婦說 婦人怒道你還言 昨日打這死強盜 把我孩兒受驚驚 今日發寒又發熱  
迷睡如今不做聲 我却難往東奔去 龍鬼我却難放心 留他住者更不妥 忘入暗暗又偷情  
張媽使賭咒道我若扯荒死在老虎口連皮虎骨吃則一天瘦婦人 諷婦搖頭說不信  
無多遂我與孩子好再得信罷

當下應允張媽喜 屈房燈粥管點心 吃畢便同熊生走 起鴛房金一定銀 醜婦再三不肯受  
他呼喚老婦早回程 獨房各應熊生謝 老娘門外久偷眼 你把女人雙手抱  
你垂簾殺饑你生 如今到又壞良的 強作出語惡惡境 那有老娘記在心 哎呀忘入蛋呀  
不是今宵老娘轉 你是穩穩這淫邪 說着又把拳頭打 張七登時血忽噴 熊生口得上前勸  
呵呀大娘子呀 雖是黃天行凶這 奴家却未肯相從 今求大娘饒了罷 他當改過在家門  
錯來錯去奴家錯 不該輕送大娘門 哭着聲聲重萬程 醜婦方才把打停 張七扒起如鬼樣  
頭着面腫血淋淋 無回房中床上睡 婦人使問女佳人 起鴛又沒一告 線斷珍珠往下傾

婦人聽了連聲嘆 你小娘子我回程 不然非但強奸你 還將你賣雪花銀 張七與娘心最壞  
人口買賣過光陰 娘好說 兒好賭 賺得銀錢到手空 張七平時還怕我 媒付未敢報花名  
只有老媽全不改 拐着朝朝大門 似此怎得兒孫好 我故將他不當人 小娘你我東井路  
明宵送我你行程 起鴛轉一重深謝 張媽暗急有傍心 隨把小娃遞媳婦 當下回身關大門  
便邀起鴛房中睡 只聽對房罵罵不停 吁長道短呼張七

再要胡為把命拚 咳色蛋賊呀娶老娘是為着兒子如今養了你反偷雞投狗的 信着老鬼撒弄我是首十  
休他是老了快死的作的變好罷與你同我受罪的當官送在兒孫近在身看你娘兒

一齊出戶往東行 走的近是崎嶇路 溝邊山澗好難行 起鴛兒痛不能走 走一程來問一程  
張媽指道速早哩 你今脚痛是怎生 前面有一人家住 歇歇腳兒再行程 于是穿過山林內  
果然却有一籬門 張媽扶入熊生入 却是何池當面模 上有石橋通內里 熊生隨了到中廳  
張媽道小娘子你且坐坐我往內中托這家顏葉藤子舌罷熊生聽說到也喜歡坐在側邊椅上張媽便入  
內中熊生舉目看廳上懸匾當中是豈斷白雲四個字兩邊對字寫的孝當竭力力舉有地忠則盡命看見  
何年熊生看道想聯匾口氣想是休官林下道正沉沉閣中走出一个老嫗笑哈哈的把起鴛看了一看  
口中料好標致的入一言未畢出來兩個使女對着起鴛笑熊生被他們看的好不意思便垂首那兩個使  
女笑問周奶奶夫人叫你帶他進內你怎只管與老媽奚道怪不得方才夫人嫌後着說好齊整這位姐姐  
真是千金的便宜老翁使女笑道我家老爺也不老今年四十歲又生的體面良善貴夫人賢惠只个姐姐  
也賢造化也

起鴛聽完心暗喜 這些言語好乖張 分明是个他家要 將向計策見突殃 不如即跳河也死

繡像續再生緣 卷九

免得五頭無地藏。想着便將身立起。老嫗攬手叫姑娘。呀！姑娘夫人，你叫起鴛鴦，奴是定來到府借生香。張媽叫鴛鴦來見你夫人，則甚。張媽入內，怎不出來。老嫗與後女一齊驚道：「怎麼你不是張媽奶孫女？我是親親情情到張媽家，今早往東升村，他送奴因路尚遠，奴走不動，他叫奴至府上敬敬，願願，子煩媽媽，他快些罷。」老嫗道：「如果果真，道是張媽媽拐賣了。這還好，便叫使女快果夫人，一面便叫新姑娘張媽入內，與夫人說你是他孫女，為夫人要買身，我不出好的，又且夫人賢德，故願將孫女送來，身價三百兩，先兌一百兩，餘者他來看孫女，再成足。」道孫女不曉得，哄出來的，等他去了，再叫見夫人面，夫人是屏後偷看你的，還說你是頭一個媳婦，養的如今第二媳婦，凶惡，犯你唐折，他替兒子媳婦說，教一條生路，今到夫人處，他斷無不慮的，他哭着從後門去了。怎說不是孫女，起鴛鴦道：「奴不是孫女，怎會了？」奴

起鴛鴦時哭訴哀。忽聽人報夫人來。老嫗便拉熊公子。哎！小娘子，不要哭。且見夫人說短長。起鴛鴦會金淚者。夫人體相却端莊。頭上金釵無珠翠。身上大領二藍圍。眉灣入月，目如水。雲裏雙分幾尾長。面上桃花仍兩頰。裙邊蓮步立雙彎。年紀約有三旬外。未到經霜，蒲柳龐。此人必是官家婦。不知真截告端詳。於哭哭夫人叫。奴是逃交，縱難來。張媽哄我來府上。奴家怎肯作偏房。今求夫人開恩。送奴東升見娘。奴說將身拜在地。夫人扶住，假紅妝。說到今年休如此。我家老爺最惡。奴惟從無，吃罵罵。房帷不肯笑言狂。年將四十，無生育。不肯金釵列在旁。我職老爺曾嫌。曾托張媽，找女環。只說他的孫女兒。宣知拐賣，女娘來。既然到此，亦緣法。屈你我家作二房。服飾才房，同我樣。房中伺候，有了環。只要生得男和女。算你終身有出場。雖然你的年紀小。我却將你姊妹看。老爺姓尹，江甯府。丁憂之後，住山庄。

續像續再生緣 卷九

公公出使高麗國。二朝貢朝未歸鄉。為此老爺心裏苦。避處山間不作官。一門仍舊返南。夫父說畢一番話。起鴛鴦心中暗喜。原來却是尹叔父。針前他始到江南。父王母後常賞贊。品學俱全政治長。今日說明留到此。不須東奔去，滑藏。只是此非說話處。又且嫌疑，姻女男。相定必把大人叫。奴有冤情細詳告。老爺在府安在府。請到中堂，再祈詳。老嫗使女可言說。位這姐姐好脫熱。先要急急會新郎。夫人只得呼使女。老爺快請到吾房。不多一刻，就聲响。走入為官尹文章。起鴛鴦目分明看。認得當年未改麗。不等開言，忙走上。扯住衣袍，叫哭高。呀！尹叔父，尹叔父，可認得小娘，能起鴛鴦麼？一盤聲叫尹公公。嗟嘆夫人，首秀英。老嫗使女齊呆站。尹公細認喜生心。怎生來到此山村。起鴛鴦扶起熊公子。便叫夫人快會親。能生立起來，告告。夫妻兩個淚同傾。尹公勸你休自苦。不如我就同你去。兄可奈何，權住此。如今既見賢姬至。只等連東去，轉程。又且越郡要興兵。不知老嫗笑不停。夫人喝道：「何好笑。」速將床帳，早鋪成。三入答應，令差去。廚房內面說新文。尹公陪了外邊云。各折五年一切情。酒定飯畢，尹公入。告訴夫人，要共行。父親如果不幸死。我住細問，怎曉情。夫人聽了，連稱是。刺了一支女人腿。地上還有百兩銀。良辰擇定，要行程。一日正在心中坐。家人報信，虎傷人。起鴛鴦道：「可憐甚。保正看見收銀子。腿却控坑，埋在林。夫人聽了，呼賢姬。此必張媽反咒神。一條老命，化塵埃。尹公房子，皆封鎖。一門都往汴梁城。此去未知凶與吉。下回再說，內中情。天姿重疊，頻揮扇。且住冰絳，再請音。

天道從來報復明 世人偏不記於心  
始知明哲是賢人 垂簾一事原非德  
飛龍乃至禍臨身 一從禁閉始同母  
被伐廢於更外山  
早朝文武人人法 一言拂意罪加身  
又且奏章多忌語 心疑指摘帶常試  
是以與伏與馬順 更以文字罪臣民  
株連大獄 屢起與伏外告人 石后凶橫日盛 凡文武皆危如朝露  
故作惡容恨語 百心不免聽說惶惶 人心矣 兆胤兆麟 雖知與伏馬順之謀 却不便言 即奉石后 后也 不信 為此  
終日問問相對 一日弟兄在聯聲書室 環走同聲 嘆氣 以手掩頭 忽見寫鴉 一個落在塔下 對着弟兄二人  
怒道 亡人你來報甚麼 走上一把 抓住 只見一个小包袱 忙裏線 三即接過 看外是油紙 扯去油紙 內邊  
白棉紙包着 三即連聲怪事 二哥快拔 寫來者 此紙於是拆開 上寫 三見同履 是王妃筆跡 弟兄又驚又  
喜 看上面寫道 本欲到京面折 延壽不料一人天羅網地 無術至 醫約日效 上宮日漸神健 左右感可知 常  
且耕織有人衣食不思之 今年如一日 惟心好 人贊成 歷五逆清 一明書國生 師方正名 書官孫女 寄入 試會否 檢  
句公主 身安再四 思之 迄今之計 修好好人 贊成 歷五逆清 一明書國生 師方正名 書官孫女 寄入 試會否 檢  
不覆我甚高 日日鏡宮 嗚我祝云 如能似雁 傳書 當當 札札 寫鴉 首不去 仍鳴 乃書 此紙 寄汝 曹元 昨  
賞 銀 萬 或 神 子

二即點首呼聲為 你帶回書珍重投 比叫兄弟取米粒 喂鴉鳥最好健飛 原來弟兄對坐身  
一僕不令在內夜則聯床日則共吃故無家僮 三即便取米來重開門 將米杯放在地下 信見即啄米 二即  
寫完 遞與三即看 只見上寫道

為鳳男離間中首 慈願印別已三年 憶父思娘苦萬千 辛喜公身安好 二母家居父未旋  
哥哥待時難舉事 今日娘書當此行 小姓章句公主謀 學名未取取其源 語不多及同泣粟  
外面聲息近非前 母親身子宜保重 兩言所願所週全 言盡子斯難再尋 天許重興見有年  
三舅言畢 揮淚派 將書封好 寄鴉 鴉 札札對鴉再三端 你莫返相報勸勞 我等好合背父母  
不能親食晨昏視 更苦天南地北拋 家園得全今在你 好算萬難見飛鴉 將來二帝返朝政  
封你鴉骨骨的粗 靈骨會着連要首 抖抖靈毛上鴉骨 弟兄方始重坐語 修好好人計策商  
更要奇信裏鴉去 也叫只知宮內詳 此時暗告公主時 免他日夜淚珠拋 弟兄商定開門出  
放鴉家人說事具 打所圖滿丞相府 近日喜着是王朝 又呼鮑姆將書對 公主看過寄家鄉  
後然寫信裏鴉府 一并封去命王高 速去速來休耽擱 蟹川總管帳上交 家丁奉命明晨去  
探事家人早轉來

故國舅家小的打聽國滿相府 明日正是 一將軍生日 有梨園雜耍 文武官都來拜壽 二即吩咐明日備副  
盛禮送我與三國舅都去

家人聽命外邊行 帳房禮物盡奇珍 次日早朝回府內 衣冠重換上龍駒 對對推折分五色  
雙雙頭路往前行 一樣威儀兩國舅 神馳脚離閑住官 到了王府同下馬 車馬紛紛列兩旁  
通報內中安國接 殿上好玉笑面還 呵呀改呀當不起呀當不起呀 二位國舅降尊來  
定國天恩致謝 拜壽完時會殿官

坐下獻茶 二即道 昨日漁禮何以見却 與得道犬子小辰 故當厚賜 而大駕辱臨 更增榮幸 未幾肯否 小生  
一危由敏 三即笑道 本在世交 又與二將軍至好 今日愚弟兄正要叨弄酒也 安國大喜道 如此逢生 生光

續像續再生緣 卷十

年吟吟報團來場文武選坐自然不借皇親顯戲二即舉了一齣滿笏笏如射三即舉了解甲以次殿官換  
點早列華筵尺見

屏開孔雀金光耀 席獻珍瓏美味新 金杯玉斝家人執 采袖羅衣女戲精 真个花園與錦簇  
果然王府拜皇宮 正在會味方兩道 忽見明官飛報臨

啟王爺引禮監馬公到了這父子一同出樓馬順上殿文武盡皆立起坐位馬順大模大樣把手一拱兩  
即只得欠一身馬順便向上席坐下哈哈大笑道咱家來得巧郭子儀

解甲封侯好算榮 說笑眼中全不採 呼張呼李講梨園 兩印着他如此大  
只好耐住將身起 告辭父子要先行 興仗父子留不住 銀安送出宣聖殿  
大監吃酒鬧新聞 興仗安國多恭敬 馬順酒至十分醺 看着女戲微微笑  
恹恹王酒全無起 不如你的二夫人 咱家每來與他飲 揀揀抱他開心

踏在咱前咱不欣 只在眾官皆在此 怎好請你二夫人 快快回內宮內  
咱家又無此道的 就與他們共枕酒 說着便喚小太監 不忙扶出內宮門  
安國心中也怒道 當下取官都謝酒 父子送馬順沉沉 梨園退盡頭伏入

宮女見王低低稟 馮公樓睡馬夫人 興仗近前揭帳看 媚娘馬順並頭眠  
白髮紅顏休交接 此時興仗冲冠怒 聲聞青鋒拔下來 不料手軟倒落地  
屈屈着見是興仗 慌忙坐起着衣裳 興仗拾劍重走近 媚娘一把拉衣袍

可記當年對妾云 只要喚住馬太監 大寶登時第一功 敬戴精神奴費盡  
大事要成九分九 如何不忍此時辰 狂舞了馬司禮 右后娘娘肯怒人

是你叫我哄他心 你反今宵作此態 出言自反豈成人 若說外觀人不雅  
況且虛名無是事 何須氣的這般形 說着推過簪下劍 一聲冷笑下床行  
且作天宮忍耐星 安國一夜未曾睡 暗思國舅一雙人 素常與我多投合  
說我哥哥好酒色 不是安邦定國臣 一向却未常來往 且喜非官皆降臨  
席不能容他們行 又且大眾聽此語 叫我羞顏無地有 況且父親如登位

我今雖掌兵權重 却無智勇貼心人 兩個國舅了甚好 文武全才性格溫  
方今不受大升凌 主意一定清晨起 樵冰衣冠往外宮 吩咐了邊人伺候  
虛傳家將同答應 變儀執事亂紛紛 帶刀千戶箭騎馬 披甲兵丁後面跟  
蟒裙玉帶少年人 一程到了駝馬府 只有三郎聞報迎 相接入殿安國謝  
安國便問二國舅 三郎答道病纏身 只有三郎聞報迎 相接入殿安國謝

安國道昨日令兒好好的今日何病三郎道說也可悲惡兄弟立朝三載所望上皇歸正宗室有人元朔不  
至復滅歸他姓至於遍問空字並無可與言惟喬梓文章進可共大事一向不敢常親昨日潔誠拜祝願喬梓  
實相大念青鳥之云愚弟兄私心窃喜不料馬順一來呀

喬梓兄弟屈節形 弟兄看了不開心 加之馬惡傷微語 那有宗王在眼中  
始覺英雄原是君 為此歸來生抑恨 修章決計轉襄荆 此是尊前病之故  
三郎說畢一番話 喜得安得站起身 尊前備起二三分

呵呀三國舅令兒在那裡本爵要面晤要兩衷曲三郎忙道家兒性情與弟不同他呀  
喜則與之傾蓋談 惡則真難一面看 未識將軍何衷曲 只好相見內書房  
回頭吩咐諸奴僕

是你就我哄他心 你反今宵作此態 出言自反豈成人 若說外觀人不雅  
況且虛名無是事 何須氣的這般形 說着推過簪下劍 一聲冷笑下床行  
且作天宮忍耐星 安國一夜未曾睡 暗思國舅一雙人 素常與我多投合  
說我哥哥好酒色 不是安邦定國臣 一向却未常來往 且喜非官皆降臨  
席不能容他們行 又且大眾聽此語 叫我羞顏無地有 況且父親如登位

我今雖掌兵權重 却無智勇貼心人 兩個國舅了甚好 文武全才性格溫  
方今不受大升凌 主意一定清晨起 樵冰衣冠往外宮 吩咐了邊人伺候  
虛傳家將同答應 變儀執事亂紛紛 帶刀千戶箭騎馬 披甲兵丁後面跟  
蟒裙玉帶少年人 一程到了駝馬府 只有三郎聞報迎 相接入殿安國謝

安國道昨日令兒好好的今日何病三郎道說也可悲惡兄弟立朝三載所望上皇歸正宗室有人元朔不  
至復滅歸他姓至於遍問空字並無可與言惟喬梓文章進可共大事一向不敢常親昨日潔誠拜祝願喬梓  
實相大念青鳥之云愚弟兄私心窃喜不料馬順一來呀

喬梓兄弟屈節形 弟兄看了不開心 加之馬惡傷微語 那有宗王在眼中  
始覺英雄原是君 為此歸來生抑恨 修章決計轉襄荆 此是尊前病之故  
三郎說畢一番話 喜得安得站起身 尊前備起二三分

呵呀三國舅令兒在那裡本爵要面晤要兩衷曲三郎忙道家兒性情與弟不同他呀  
喜則與之傾蓋談 惡則真難一面看 未識將軍何衷曲 只好相見內書房  
回頭吩咐諸奴僕

是你就我哄他心 你反今宵作此態 出言自反豈成人 若說外觀人不雅  
況且虛名無是事 何須氣的這般形 說着推過簪下劍 一聲冷笑下床行  
且作天宮忍耐星 安國一夜未曾睡 暗思國舅一雙人 素常與我多投合  
說我哥哥好酒色 不是安邦定國臣 一向却未常來往 且喜非官皆降臨  
席不能容他們行 又且大眾聽此語 叫我羞顏無地有 況且父親如登位

繡像續再生緣

卷十



國舅東邊遠取傳

兩邊家奴各各應

早以層層騰戶開

相邀安國東書院 曲曲灣灣其棟梁

一對小童垂子立

五間書室綠窗排

台上牡丹分五色

階前夜卉植雕欄 奇花異草競紛列

白石朱檐燦爛光

家奴打起珠簾子

三房回子內中行

只見二即身起接 玉面如冠容帶噴

安國連謝昨日駕

二即冷笑叫將軍

我道你子元戎職

一人之下為人尊 又且甚為起文武

故此祝壽出誠心

豈知却是內監人

太夫吾豈弟兄轉

反臉為厲敢相親 口中說着言語生

安國含慚國舅稱

承謝之言第心感

然而却有不能云

今日到來有二事 謝罪其中更有陳

不知見玉谷敢否

安敢今宵宵琳云

二即道憑兄弟富有十項之田費到一人之下何所屈于足下不過為元室宗安皇府門戶也安國大喜道

既承明示敢問保宗之道說話之間童子獻茶二即只不作聲

如是真言須少坐 小酌三杯訴細情

目視飛鴻看白雲

二即重把將軍叫

你的言詞假與真

三即便對二即說二將軍既如此說話是實誠一哥可以無言二即接首道三將軍一時之說未必有志

安國各言我無恨

人知昆玉是英雄

特此傾心來吐胆

能與終始耳况我等本為保全國家機不密者即生徒死無益一腔熱血只合歸里靜待天時矣

二即嘆氣家運

安國聽言心內歎

說道國舅休煩惱

我二前來略二難 保國之策今安出

敢我愚見好放懷

若疑弟是舊情話

折箭為盟也信俺

說畢便取壁上箭 一夜金銀兩折斷

皇天有知國滿安國不與兩國舅同心與此箭一概

弟兄着了各歡欣

說道既冰心腹視

由此我們一條心

只要元室江山穩 將軍又是一心人

弟兄肯不報恨的

呵呀將軍呀皇后

一從右后入昭陽

禍國變家罪案滔 要知一切欺君上

繡像續再生緣

卷十

馬順居然說謊語

天下臣民誰不曉

何堪右后信他年

許他惡政害他主 峻弄娘奴骨肉拋

再者欺飲民生怨

肅殺宗王變理高

朝中不是賢賢梓

萬里江山坐小宰 安國笑道當不起

當不認道非虛語

民臣誰不感賢王

金甌且喜全無缺

如堪當開誰得長 武后才能千古一

不免晚年貶上陽

改唐為周三十載

私家鼎沸半封王

豈知几載滄桑變 兵起明皇仍是唐

太陽自合當乾化

月府常存待慶光

此是女主不可恃

更憂弟等屬椒房 一旦有人乘隙奪

吾門允獲必同亡

二即接說非止此

實父當年我上皇

臨行囑咐到京內 果否天子親不愈

察者宗室有賢主

仁朝太后不知為帝

家可君亡國莫亡

只有將來龍鳳標 又且禮賢與下士

三載不通音與信

宗室賢否不知詳

然而弟親諸王子

料想不能成大事 可憐呀 可憐呀

廣行仁義掌朝綱

弟兄久想領肺膈

又恐前難記在懷

游移一決昨拜壽 探試齋梓甚主張

豈知賢王父與子

如奴婢勝事好端

說着不免才連咬

安國聽完心大喜 說齊國舅不須憂

既承青目愚父子

敢問良謀云事由

背人雙手纒眉頭

安國聽完心大喜 吩咐一聲快擺飯

珍奇異味飲金甌

二即量好運連環

安國無心教玉甌

推辭不吃催吃飯 飯畢茶來三即伸

請奴退盡銀後送入內中小閣選膝坐下

安國道兩位國舅明下弟好相教

二即便道無他計

如今惟取右昭陽

要取昭陽須太后

南宮開了坐金鑾 申明罪案廢帝后

宗室之中立帝王

宗室非君誰得立

金鑾穩穩坐當陽

要誅馬順為題目 方免臣民論短長

安國聽了沈吟道

國舅高事要急思

昭陽國舅是向支

太后是姑國太母 怎麼廢立一朝施

况有漢趙二王子

宗室誰能敵得之

三郎說道事有經權禮有違礙違期二王遠在外藩舉事又難長宋及只等天位定丁太后頒詔四方以國  
亂則立賢漢霍光宿將王立宣帝唐元宗越宋主為太子今朝政紛給臣民駭異且今其主之子監國權以  
侍大皇駕返再政如此一詔名正言順二王無以難割而大皇之返必無天位之定誰得將軍差至慮太后  
家母憂制骨肉斷無是理

父娘日恨石昭陽 禍國殃家罪萬端 即如前歲封宮日 天性何為有半毫 天性久無胸膈在  
慈祥無伏父娘胸 太后當年曾拔劍 豈伏如今又養癰 諸如此等皆宜慮 所望賢王內斷碑  
素而不決非英武 將軍不必兩疑報 三郎之語尤乖 安國傲強立起來 雙手一拍笑稱好  
妙計真同張子良 但恐文武心不一 太后跟前誰奪章

二郎說道此乃易事只要專事日一面撤簾登閣右后一面開宮首告到是孝王處務要慎重可以不必令  
知待大事定再令專王曉得此乃唐明皇諫事氏之道愚弟兄思心皆成者

一為公宋一為私 可憐國家苦分離 父南母北如萍梗 君隔高日月覆 弟兄已過廿歲外  
室內空室無妻妾 貴妃椒房無告 富如耶馬一身支 何況樞堂權學苦 白雲空斷首皆迷  
二郎說着相輝淚 三郎更是語聲悲 網羅調諷皆吐 不能盡孝且全忠 安國聽了連聲嘆  
國舅忠誠我久知 但是如要聘老父 難得其間有日期 想來想去稱有丁 右后昨賀有詔書  
泰山枯骨命交代 父王叫我大人行 我今托病不能去 父王只好自家行 今日十三夜十五  
與事遂當在其時

二郎道機不密楊即生將軍回府萬勿洩露此時至宗觀觀不遠少有風聞遲遲而舉非但愚弟兄不保而  
賢王百口無逃矣

繡像續再生緣

卷十

安國點頭稱是極 此是何情敢告人 三郎又道既如此 今且將軍共立盟 這些議論都寫下  
花柳書成各寫名 以免他日將軍呀 祀此功勞一旦忘 安國笑道無此禮 列子分茅理所當  
二郎取過文房寶 三郎手內執手毛 一一行分明寫 安國親將花押安 二郎三郎書名字  
寫畢登時收入箱 安國便問兩國舅 定期乃在十餘朝 待我父王起馬日 二位還當把弟選  
舉事之時誰作伴 大家議定危難驚 二郎三郎齊說道 既相當朝名譽高 稟將妻妾朝野肅  
百凡都是老臣勞 明明是箇狄人傑 必要他來一力幫

此處便要將軍去求他君應時大事成矣安國大喜向西國舅謝道貴共之明日即到相府  
謀事告別要行程 三郎便喚侍從人 傳話外邊人伺候 仍舊三郎送出門 入內弟兄忙舉筆  
寫起家書寄大兄 又將母舅同封內 囑道來書留強明 雖然不想百口活 到底免他史筆成  
三郎宮宴勤婦信 此與二郎一樣云 喚過大監人兩個 趙安左福是知心 書裡幾九載髮肉  
馬谷千里難追風 又囑益川冉三付 家國重興在此行 如此上皇返正日 掌管司禮與設門  
二官叩首垂淚道 久沐恩波國舅門 正當報効全無路 既得此行敢為功 但請寬心等一等  
管取王師定太平 兩個國舅心大喜 言畢重商沉府情 青天白日去一會 必有人傳馬順聞  
不如只說公主使 鮑姆前行可放心 三郎答道使不得 他無眷屬在京中 一合右后知此事  
必起疑心三分 弟兄正在無主意 忽聽傳 柳云板 見一家人執一信 步入匆匆國舅稱

故國舅節貴州五相命重慶家父武昌法書子在在外候令兩國舅大喜道好了好了舅父三年不寄一信今  
傳人來自皇上皇表着於此兆後信弟死同君上寫三年餘夜君老萬里非但音容不得而風影亦無否既  
難交心惟待死今由駭至驚表細察外家信即令武昌鑄飛外祖母但聞於母來京傳聞不一或云留侍

南宮或云參政中堂又云發入天牢而熊王一門已斬事固心慈音難日確付之活嘆矣公主自安幼小俱好子之慮也此後魚雁更無影響豈念努力君國名鳴舅氏加於奇

弟兄者畢淚雙流 武昌傳命入內中 叩見元時單膝跪 請安國舅問根由 武昌嘆道 或換衣冠為士宦

不問之時尤自可 閉了小的好傷心 三年走過萬子程 暗察明尋山與林 不知所說是何因

要留相爺五台住 先到山西五台寺 自尊方丈早知情 邀請相爺奉平日 全舟盡費主不死

虧得漁人救了身 相爺死去又活轉 荏節諸端仍盡存 不料相爺胸有悶 成都府內病纏身

一臥客中兩個月 日輕復重十分凶 醫約何曾有入管 諸多用費並無銀 只可奈何來典質

可憐終日好耽心 巴不得欽差去又且 相爺不肯當供應舟費不無小失加之醫藥連小的們所有盡

呵呀國舅呀那些文武 已不得欽差去又且 相爺不肯當供應舟費不無小失加之醫藥連小的們所有盡

用了又無衣裳那些隨從每日只一飯並無怨心只是相爺天窮天窮天相爺是三餐會過即與兩個太監吃他

故小的本為相爺病中忠者急一向不敢稟明如今水盡山窮天天相爺是三餐會過即與兩個太監吃他

還嫌好道反相爺也叫小的與多酒食說過兩次此時連相爺次日供應都沒有况眾人飢寒交迫後時國

舅爺呀 將情一告衷腸 路費途中皆有賤 御賜黃金久以完 典贖各人衣物盡 且把龍衣當一遭

無法點金與變銀 相爺聽了生悲切 說過乃吾舅家缺 玉門關上寄劉王 說舅爺親國舅 况且尋君乃公事

小說龍衣貴賤 無金典中不敢當 相爺只得寫書子 如何戰今出朝綱 况且尋君乃公事

威鎮西戎兵甚強 且蓋他更心傷感 說我相爺國運樣 如何戰今出朝綱 况且尋君乃公事

繡像續再生緣

卷十

供應養生聖果官 當發已俸銀一萬 又將助合利書項 各屬承應非怠玩

每屬花銀着送一干兩供應不到立治軍法何呀國舅呀 飯食數天人面好 解不着體畫回春 依然舊節發傷容

果然財帛可通神 銀到真負氣概新 要往橋中訪聖君 一切儀從存王府 又命小的轉家門

無休衰弱猶掛形 相爺病至劉王府 小的哭勸他 反罵小的壞良心 不替主人成名節

反要嗾助亂主心 自然此去了無門 暗暗差兵三百名 一接指揮為統領 天天烽火報餘情

此是小的王門事 相來半截不知因 主人身上好與歹 樁內石人善血痕 伍員說着忘及哭

國舅雙雙落漆胸 撇足一聲呼罷了 咳皇府門中坑人 你黑父因何苦累 不曉心內怎樣生

天地既然如此絕 勘花何必說同根 皇府門中坑人 你黑父因何苦累 不曉心內怎樣生

阿伍員你且出去酒飯明日務必即行我也也有信與老相爺不夫人伍員會應還出三郎指舅書子道彼此

以此書見阮相國三郎亦合應是酒錢尋弟兄安宿 重賞盤川付信者 二事發交兄弟冠整

來到天明將身起 大監兩個盡催行 又伍子孟府伍員入 弟堂兄 兄弟弟 弟着之問又報云

忽傳阮相拜皇親 弟兄聽說心京異 難道所言是走風 弟尼當下慌忙接 弟尼當下慌忙接

說道阮相要入衙 要與國舅細談情 聲教未畢阮公至 不待邀坐身先坐 國舅兩人心更京

拜見年高是長親 阮公還說說聲 不待邀坐身先坐 只聽阮公長嘆道 當日君封忠孝王

笑稱相國早回朝 阮公舉自左右視 一眾人從在外行 感君凌上專天位 逐王因娘惡罵端

一門忠孝四方傳 不料近來廿餘載 皇甫門中是虎狼 逐王因娘惡罵端 逐王因娘惡罵端

才失地位羞面 也只昨日可回聲 暗中作个秋仁傑 逐王因娘惡罵端 逐王因娘惡罵端

二則追隨梁相台

等到如今六七載

可憐不見上皇來

寸心如割朝朝刺

老眼頻揩夜夜開

昆仲亦叨親及序

筭開不與老夫妻

只道不識安危道

只道慙國富貴貌

豈知大有經綸策

要做中興大棟梁

昨晚宗王圖世子

昆王之言向我商

當年幾子氣死我

然而無計上灑頭

踟躕半晌含糊塗

所以今宵我特來

請教昆王果如斯

老夫惟我死生拚

我要扶立圖灑子

除非日色出西方

說道運旺將身起

弟兄慌的袍衣裳

弟兒不是命頭差

痛殺金鑲香翠華

要便兵威難舉事

逆党人多盡屬他

人都枯坐直無策

日念君帝亂似麻

數載如同數十載

白髮雙雙兄弟加

不料天有回春信

帛書中筆信寫鴛

如此這般母氏計

弟兄方敢語如呀

久知相國精忠國

故今天國回尊信

層曉此言不悅的正

恩叩拜訴其源

又忍往來一洩機謀

必速禍太后與象母

是以先撤簪履

奸去一獨樹不成林

况安國乃一勇之夫

欲去甚易外招兩手

內奉太后之詔暫為

監國可有可無而昔

之師方不碍少成彼

既受太后恩立始可

不犯三宮保全熊王

相國不察愚忠以加

重罪弟兄何敢言詩

家國從今休望奠

二王兵至豈能攻

京都城郭皆堅固

內應無人怎入兵

所以弟兄假附合

待得弟兄大事成

阮公道即如昆王言

二王齊至少帝有罪

太上未返監國又當

再立况太后必難重

天下奈何以此言之

未為益善不言論月

是後王也要定了方

好二郎望著三郎道

相國忠貞如是如不

兜底說即免相國疑

持三的忠字使請阮

公坐下椅子移近呵

呀相國呀

你罵吾家不忠孝弟

兄若果有誰同

京壞七魄三魂胆

費盡三毛七孔心

于是一一低低說

可曉吾官近七齡

三郎說訴尤未畢

京起阮公忠義人

拉住三郎左右看

哎呀國舅呀

你是今來還是神

嘆罷老朽坐談論道

雖心不志君實無補

於國如昆王所為

元室功臣第一標

就是老朽也切切

無可為報推一拜

當下阮公跪下來

唬的弟兄同叩首

帖畢阮公重坐談

阿兩位國舅呀可許

肯言一見兩即道當

年舅父見過之後至

今未出宮閣相國要

見不妨請出三郎當

自入宮我鮑姆却從

後廊穿出口見

鮑姆低聲說事由

連日外邊人客至

親親公主立權前

面上分明珠淚連

一見三郎忙退入

今日忽聽阮相至

却是朝中變事添

為此消書廢食眠

所應太后或不測

又慮王妃病在添

可憐哭得淚如泉

老婦即帶太子出

不許對王到後閣

說着入內無多刻

相携元子到東邊

三郎接在相同走

仍從後入屋東簷

步入阮公公燕起

定睛一看笑開顏

足底還有痣七星

件件皆非人臣子

呵呀妙呀一此不錯

真相真相不上官帝

呀老臣該朝見二郎

道相國君養禮有違

不在此時既公燕首

道前拉元子手細看

天文地理在指支

細細觀之喜又悲

三郎說道非止此

近日從師讀真書

可免謗言與眾疑

阮公含笑問太子

仍是三郎送入內

懇食糲米共啖之

三郎取出舅真信

阮公長嘆稱難得

官宮且請內閣存

仍是三郎送入內

懇食糲米共啖之

但是如今語安國

並同母寄內中詞

阮公看看連雙首

皇室忠君誰及之

相國總論史可奇

說論一回取歷日

繡像續再生緣

卷十

下流廿五撒彙期 打聽覓伏起了馬 便來王府議章詞 如此這般將兵撤 不怕娘娘不允之

安國聽云心大喜 就煩國舅來書陳 三印便行稱當得 歸去明宵即送臨 日期一准無更改

令發邊須要几枝 必對馬順如此說 包你無言事事依 安國便令取令箭 二印接過弟兄行

封章代寫宮中去 號令將軍聞外馳 不著說官將兵撤 御營補授兩皇親 六官大使名履叢

簽押隨班李守仁 城門另撥巡察使 四門嚴守不通風 事事齊全兵衛備 保國全家在此遭

到了舉事人一日 弟兄同至內宮查 請出公主將情稟 功罪平分赦女娘 說着之時連叩首

只求公主自寬宏 上皇必有歸朝日 自思奴家生命若 無存今有青宮在 只好隨天待哺來

口呼二叔與二叔 天天人福豈能防 免得苦日日候 成與不成忠節盡 吉人天相事原該

每一思之欲斷腸 欲待相生九泉下 成與不成忠節盡 吉人天相事原該 况且百年終一死

如此二位叔此舉 也是死中尋路來 弟兄執手淚盈腮 哭說一番弟兄担 望老舅天須慎重

安能坐待口如泉 要着便呼太子出 將王努力仗顏慮 頭金担子老婢担 身穿錦綉暗龍袍

囑托再三營淚咽 弟兄當下皆飽食 更換袍袍武士裝 足下高靴踏的紫 內胸袍帶紫窄窄 身邊各帶清鋒劍

首級三宮一黃金 腰繫羊脂玉放光 更下高靴踏的紫 內胸袍帶紫窄窄 長就忠君報國能

上披鎖子黃金甲 腰繫羊脂玉放光 足下高靴踏的紫 內胸袍帶紫窄窄 長就忠君報國能

左弓右劍雁翎鋼 兩人一樣顏如玉 長眉秀目好手標 生成拜將封玉品 兩即當一同吩咐

弟兄攜手徐徐出 良安殿上坐身安 喚葉家子與內侍 數百餘人站兩旁 兩即當一同吩咐

我等子官接上皇 汝等在宮閉門戶 要開須等我倆來

一百人守前門一百專守後戶任是何人來不許開門樓着五十名安子保護恐有歹人乘亂入却即於前

編像續再生緣 卷十

差家將王明下底統領大監盧仁帶領眾內使保護公主與宮官要發死也在宮中不許擅出

家丁內侍齊聲應 个个心歡喜面生 只道大皇真个返 大家即得樂昇平 弟兄囑派分出殿

門前上馬隨侍隊 不擺執事不喝道 揚鞭上馬即時臨 不等通報直入內 馬順那國共言論

一見兩印齊站起 安國登時國舅稱

呵呀二位國舅差來為何 二即道殿下還不知歷外邊世傳上皇不日可到則前日所謀 今日必行 特來通

知道意安否安國道王選馬司禮禮之他欲待老父歸然此何時可緩二即變色道咳言既渡安可留後被

出龍泉一把抓住馬順 唬死好心馬內監 慌忙跪下叩頭連 口叫國舅且饒我 與你同心廢右宮

百凡要替我週全 三即上前奪住劍 勸道哥哥且聽言 馬公豈不必情願 他有游移為弟兄

自然疑我親手足 豈肯相前算豆中 豈知一自垂簾後 父母如仇况弟兄 公公令若同心力

質你中與第一功 馬順啞啞連聲應 二即收劍便開聲 殿下衛士齊備否 弟兄先往午門中

你牽在兵入內殿 鳴鐘撞鼓待開宮 馬順可與諸內侍 撤去珠簾安右宮 只等太后旨意到

那時方定吉同凶 弟兄言畢昂昂出 宗王府內好風風 甲士如林門外立 將軍似虎殿中排

安國頂盔束金甲 紅袍蟒服踏追風 馬順亦執青鋒劍 暗暗心頭小鹿冲 呵呀不好了金中

珠簾一撤太后出 右后宮中窺口供 計策一半我主意 說出之時怎得生 如今却用何計策

忽銀一相展眉鋒 呵呀何小道石后死了 兩無對證 太后安能罷我 主意定了揚鞭走 內侍多人簇擁排 未到午門鐘鼓响

不錯不錯真不錯 放心大胆見飛龍 去意定了揚鞭走 內侍多人簇擁排 未到午門鐘鼓响

替其衛士列天街 只弓上弦刀出鞘 綉裙招展五雲雲 將士威甲槍戟抗 百官袍帶粉笏拿

人人面上京惶色 个个低頭不住嘆 上皇如果今朝返 右后娘娘作主張 正說之間阮相至

宗室齊王亦到來 大原齊入午門內 替其層層圍住街 馬順領眾先上殿 早朝儀書執安排

阮公執笏上殿 便對百官道 大皇不日即到 宗王二殿下 將替其衛撤出 迎候但須請 太后宣詔 廢后后暫立

監國 今日與諸公面奏 南宮如何出處 不然上皇一至 老夫與諸君萬無生理矣

阮公說罷 一番言 文武多官 面面頰 忽見左班一人出 曰 呼相國莫胡行 上皇回鑾無確信

如何監國立他人 却將太子皇后貶 太后娘娘未必從 若言右后專天位 閨儀未失相金輪

宵衣旰食真勤政 設相知人才政明 八年代位無災亂 四海波平盜賊除 雖說大權神代理

到底君王外掛名 如其就立人監國 上皇不返是虛生 自染監國為天子 主上宗桃靠其入

至于太后真無極 她這媳母婆婆身 相國忠心當念主 如何此舉駭人心 即便不效 阮公慄

不該老難老若心 此人不是別一個 就視卿士姓秦人 一從玉清投藍去 夫人假做罵無情

又忍丈夫心不死 蒼顏回報未的 不料士升終日坐 悶悶昏昏嘆不沉 夫人含笑問天吃

一卧牙床眼夜靜 夫人親執粥湯食 士升不為不閉聲 告病衙門全不去 夫人更笑問天吃

相公此病因何起 莫是心中想玉清 果實為此原容易 立刻更名接玉清 事有重聽禮違變

豈願玉清不愛君 逐出之言都是假 不過陶情戴酒行 秦劍一聽心生念 說道夫人休亂云

你犯丈夫名壞了 還要前來消遣人 宜料夫人全不然 我雖花柳耽風月 自古前賢房翰苑

品花頭曲盡才人 豈料夫人全不然 陋我博新舊舊人 從那敬戒全拋却 放出河東獅吼聲

罵我之言也罷了 不該壞我半生名 始知婦人心不善 世上原無療妒妻 士升說有連拍案

續像續再生緣 卷十

張氏夫人叫相公

呵呀相公你當真不想玉清 秦爺整這痴痴痴 呀玉清不過是 只有名行今古傳 士升言語未及畢

春花秋菊一時看 悅日悅情身世權 一切身外都虛有 呀是一一從去告 喜得秦爺跳起來

夫人是大笑上聽 對天發誓深深拜 謝得君言妾履懷 一旦忽有如此舉 非止陷夫為不義

連連作揖稱才智 柯柯得教我夫人 大德賢能到處稱 咳好是相公大狼心 將夫惡罵真難受

亦且累你秦爺名 那知畫是靴中套 作弄吾如孩子形 被好是相公大狼心 將夫惡罵真難受

她見惡夫忍耐心 請問夫人一重話 說的是否做怎使 出一番惡面孔 不言至今心尤懼 懼夫人雙道相公不知人 即猶

謹一到沈濁難移石 言不能廢 武一施進退有返 或可少警 然此非有風根 秦行能惜是 以受效

河東之吼 吾自修身之道 是妾知君而君不知妾也

士升聽了 更心歡 口中不住叫聲 夫人便喚 秦爺頭入 細告長監事一端 秦爺嘆道 實難得

不負千金一啗 於是蒼頭退出 善心二字取官 秦爺自道身心足 更勵忠貞佐聖朝 後來右后妻簾日

秦爺說妻意心報 起升學院為閣部 戶部尚書氣更昂 凡回要上辭官職 夫人張氏勸休 食祿有子夫報國

愛彼文才官更加 歸來無意錦金章 右后居官員仗強 民生吏計皆他主 禁旅兵權盡彼專

三年前秦能國大 況且朝政今非昔 相公遇事能盡正 元朝尤可任事湯 如今你若歸林下

中外人皆知不法 所賴朝中宰相良 相公遇事能盡正 元朝尤可任事湯 如今你若歸林下

人說你皇王富觀 相生既作男兒漢 別刻盡難推一場 皇開門中生右后 飽娘尤各盡忠肝

一去天涯一入禁 可憐骨中名分幾 凡為入臣官當效 豈能安卧白雲卿 士升聽妻如此說 故此三年尚作官 今日入朝知有變 只道相商迎上皇 不料阮相言盡國 不禁胸中怒氣揚 出班面折阮相國 安國登時變面龐

曉大事已定奉書敢出言阻擾莫謂我青鋒不利秦恭怒道父子欺君欺上右后政事南宮封禁皆汝父 與馬順相便而成至帝后不孝而奸孽乃為此舉敗后廢帝阮相不知大道輕為靈光惡思非忠君愛國之真舉 今日有死而已斷不從等汝也

安國聞言大怒呼 喝衛侍士披狂徒 一聲號令紛紛擁 抓住秦公冠帶除 吩咐兵丁午門斬 又傳將士集階庭 人人盡是英雄將 个个皆生虎豹象 此是宗王府衛士 終年厚祿者錦衣 着待一同親子弟 不將官職厚高低 所以將士思効力 要殺王惠在此時 各將兵士齊齊執 同推丹墀聽令施 阮公止住諸行士 高聲他本是書生 言議縱橫達士才 今日如把大臣斬 太后聞宮要吉祥 命箭三枝拔下來 安國雙首忙傳令 又出秦公冠帶生

又傳將士齊聽令 命箭三枝拔下來 弱溫將軍你各持 枝令箭後軍門一在午門守護不許內侍文武走此地 王侯騎馬四圍六部等管 左脚下階斬左斬 右脚下階斬右脚 再有胡言與亂道 立刻亂刀殺此人 吩咐一聲刀仗擺 諸兵吶喊振天鳴 層層劍戟如林立 密口鎗刀似似林 百官一見魂不在 肉也京來心也京 諺軍圍住金鑾殿 馬順領眾士前行 咳孩子們撒撒呀 一聲喝道撒珠簾 內侍捧卷盡上行 先下金鈎與玉佩 再云織圍錦仗筵 官詔昭容縣不及 押班大使步舞先 朝班文武圍圍立 殿一馬蓋不敢言 哄然直往昭陽院 宮內娘娘令要言 一從毒母封宮後 放心大胆日晝驚

知人任事雖明決 却奈生來性情偏 一言偶觸芳心怒 立刻將人治重愆 或貶或殺皆不測 朝臣个个胆心寒 妃嬪皆是房危露 朝生暮死度歲年 或因帝寵登時貶 或為財多抄殺連 鞭撻至輻四五十 死生難測一時間 真个伴后如伴虎 六宮一盡怒冲天 再四且將國帑掣 日息不減獻金錢 宮妃因監管艱難 至死繁華不似箭 喚近前來問其由 宮女跪重非他事 國大闢來近二年 不見娘娘差陛下 未知此意是何因

少帝宮道國大幾時求的 去年娘娘說只拿國六來便朝太后可保無虞言有來一兩年不與朕知的 不如起駕到昭陽 詢問中宮為其瞞 唬死宮妃余與張 齊叫陛下使不得 近日娘娘性非常 國天來宮人盡跪 單單不敢告吾皇 愚蠢宮女全沒露 皇上還當細問料 就是臣妾亦難安 二妃說着齊挽泣 把个君王軟了腸 長嘆一聲渾無語 龍心終日悶快快 右氏忽至玉園內 嬌妃迎接各慌張 也有舞衣皆皆破 也有鳳勒珍珠釵 也有宮裙補几幅 也有面瘦與肌黃 張余貴妃同跪接 六宮人眾一同參 娘娘鳳目從頭着 即向張余問事端 十二位貴妃那方 近來玉體可安康

兩妃差道皇上聖安六宮無事娘娘道本宮因國政惶忽久未至這些妃嬪宮女怎麼這樣憔悴兩妃差道 皆因國政艱累典賢父宮故此衣釵飾之娘娘笑道何至來此即頃語空他們亦有四堂李例兩妃道有蒙 娘娘賞四季常例欠格娘娘道是謀冰管張妃道承承應是尚來監方欵 娘娘一聽怒生嗔 傳召方欵面詢情 為甚六宮常例格 他們窮到這情形 方欵當下連叩首 娘娘呵婢胆大行 馬順扣減六宮銀 上萬銀子他收去 婢奴如何敢賺銀 右后欺道休胡說 馬順從來有赤心 他肯割削圖小利 分明汝賺六宮銀 方欵一聽娘娘語 怒氣沖天伏在塵

阿呀娘娘呀今日 既然不信奴婢奏 拈此微軀奏細情 娘娘再回玉圍開 國奴領來却發財

各官費費朝朝權 每店生意滾滾來 貴妃夫人衣飾巧 宮女內宮食味貪 不料娘娘希鳳輩

馬順居中百樣裁 常格盡除尤自可 羨餘月進六宮嘆 又奏娘娘六宮足 聖回國客店中光

口糧實應減三餐 又加小監額外公 六宮人盡多艱苦 山珍海味難常有 只好典賣各衣敘

龍衣祿賈几層穿 這些事非娘娘曉 中外人皆知細詳 鳳籠龍肝久未嘗 今日難得娘娘見

然而聖旨要思量 娘娘是八英明主 被這奸党惑主編 竟是誰中大小政 他與宗玉乳語算

羞說說他二人主 盡將惡政歸娘娘 只得勸職宗玉等 學音難知馬順安 明察暗加六官卑

兩邊跪下眾奴候 齊聲哭抱娘娘叫 尚不言詞句句真 可憐數載恩親母 衣褶不離補及縫

飯少衣單聲暗吞 宮人自紗入皇宮 飲食鮮衣當費中 祿食不知益米貴 內庫金銀他侵盜

日空月典銀衣盡 借會無門苦殺人 四宮中見是聖恩 馬順好心定在山 妃子受邊亦淡傾

宮中刻扣不歸公 暗想其言思未真 馬順居心果如此 其他大藥可知情 但是此時難發作

娘娘聽畢花容變 暗想其言思未真 馬順居心果如此 其他大藥可知情 但是此時難發作

當下娘娘問余張二妃道方欽與當女言各件女等知與不知二妃慌忙奏道

臣妾誰知敢上箋 她心惡語柄威權 魚肉六宮尤小事 更有凶話罪萬千 你不說宮中妃女等

安分守己宮中去 還可思辛度年年 少不怨指我短 玉碎水淌在目前 妃子受邊亦淡傾

娘娘娘娘帶說道 后都在他掌權中 要保要賤隨他主 何況宮妃人服員 你如此凶頑怎敢奏

娘娘休罪妾無言 可惜娘娘聖德廣 却被浮雲遮碧天 二妃奏畢同俯伏 右后沉吟冷笑連

繡像續再生緣 卷十 十

好好好呀馬順如此惡語汝等豈不奏倘有不臣之心汝等亦隨簡不奏而馬順之云果否汝等罪之罪

難免啣首犯罰俸三年小宮捐俸十萬回來監方欽賑給六宮貧乏者其各項即着方欽查明列奏各節本

宮也不見駕代請聖安罷

一聲吩咐即回鑾 翠黛徐徐舉目看 蔓草萋生千御道 鮮花開滿勝池塘 瓊樓玉閣皆全立

金殿珠簾無米光 花不謝時好花開 上苑春光又復來 當年致富惟天子 今日荒涼似花園

右后觀之心暗愁 可恨馬順壞心腸 宮中尤且為不順 可想而知外面哉 得失歸宮重訊聞

事果如斯安得免 右后主意難雄斷 天道安能助惡才 未必死中還得活 且住冰絕再聽言



